

朱子與潮州

饒 宗 頤*

摘 要

1985年廣東省揭陽縣京崗發現一篇朱子佚文。陳榮捷先生對此曾提出討論，稱：「揭陽京崗孫氏發現朱熹〈思相堂序〉，言及其朋友梁克等，並推測其寫作年代，認為朱子確曾到過揭陽。」（《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673。）陳書對於潮州與福建人物，未能深入研究，余以州人，比較熟諳潮州掌故，謹為揭櫫若干事以補其缺略。潮州與揭陽相去咫尺，南宋時潮州仕宦多出朱子之門，潮地亦久沐朱子之教化，朱子著述不少在潮刊行，不可不為之表彰。爰以暇日，草此短文，以應本屆朱子學研討會以供討論，尚望賢達有以教正之。

一、朱子與京崗孫氏

京崗《孫氏簡譜》中，保存有朱熹淳熙十一年甲辰選之〈隱相堂序〉。揭陽，宋宣和三年置縣，漁湖都統和美、京岡二十七村。

陳榮捷書第100條，據《人民日報》1985年10月10日侯月祥報導，其中有二處錯誤：（一）把「隱」字誤寫作「恩」，（二）把梁克家名奪去一「家」

關鍵詞：朱子、潮州、隱相堂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

字，「梁克」之名不見經傳，無由稽考，又不記此文撰寫年月，亥豕之訛，使陳先生無從措手。所謂「隱相堂」，實指丞相梁克家昔年嘗隱於京崗，與孫氏有朋舊之樂。序中言：

叔子梁先生當茂才時，由晉水而揭嶺，結廬於此。後梁先生回籍選鄉貢，再擢紹興庚辰狀元。

又言：

梁老先生當余在講官時，曾見囑於臨安矣。

考《宋史》卷384《克家傳》稱：「字叔子，泉州晉江人。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淳熙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宋史·朱熹傳》言：

隆興九年，梁克家相，奏熹屢召不起，宜蒙哀錄，主管台洲崇道觀，再辭。

朱子與克家之交誼如此。序末題署年月為甲辰，即淳熙十一年，又題銜稱「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考陳克齋（文蔚）於甲辰九月初訪晦庵於武夷，有七律一首（參束景南《朱子大傳》第十二、十三章）。朱子之武夷精舍，於淳熙十年四月落成，韓元吉為之記。甲辰為十一年，朱子已由浙東返武夷矣。此序稱「隱相堂」者，乃記京崗地方隱藏有一位由秀才而終於仕進至丞相之人物梁克家，其人與京崗孫氏極有淵源。孫家子弟沐梁氏之身教，出了四位大榮、大美、大有、大經，有登魁第舉孝廉之造就，實出梁氏潛移默化陶冶之功。朱熹此序揄揚京崗孫氏，兼以識其與梁相之友誼。「隱」字被誤作「恩」。全篇文章，就不知所云了。吳穎潮志收有梁克家《榕邑書舍九月梅花》一律，足證克家曾寓居揭陽，不成問題。

二、朱子與吳復古

此序又言：「予嘗遊麻田舊勝，訪吳子野夫子講學問道之場，眺望乎南溪之畔。」子野即吳復古，與東坡、穎濱兄弟交誼甚篤，二蘇集中來往文字頗多。東坡為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附書言：「子野誠有過人，公能

禮之甚善。」又與子野論及「嶺外瓦屋」。《輿地紀勝》「潮州人物」稱：「復古為有道之士，見知於待制李師中，稱許之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名其居曰『遠遊』，且為之銘。」吳穎《順治潮州志》之「吳處士傳」稱：「復古築遠遊庵於潮之麻田山中，後卒於麻田，軾復為文以祭之。其子芑仲能文章，有《歸鳳賦》，為軾所稱。」此事見坡公《與吳秀才書》，坡公述其言而作養生篇。又《古蹟·遠遊庵》條云：「庵，宋吳子野棲隱處，在麻田山中，高山羅列，中多林岩泉石之勝。其上有來老庵，則宋僧來邏禪定之所，嘗創長生院於此。有亭在半山，翼然蒼翠之間，今庵與院俱廢。子野又有歲寒堂，子瞻為之作〈十二石記〉。」此石十二株，乃從山東登州取來。東坡因有「取北海置南海」之快語。鄭俠亦作《歲寒堂記》，見《西塘集》卷三。謂「歲寒堂，子野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柏數株。兩序皆以本朝諸公與子野友者奇文新詩，與夫古之有其言於世切有補者，勒堅珉置諸壁。群書閣其上，先生休其中。堂南為小沼，沼之南為二石山，山之南為遠遊庵。」是子野所居有池沼之勝，具有相當吸引力。子野誠為嶽奇之士，朱子想慕其人，蒞潮時亦從京崗往遊云。歲寒堂原址，一說在潮州城內。《夷堅甲志》卷十「盜敬東坡」條，記「紹興（三）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故居」。《潮汕金石文徵》編者據此遂謂子野遠遊庵不在麻田山之證。然朱子京崗此序，言之鑿鑿，可能子野又有別築在潮城，否則不當自號麻田居士也。京崗距麻田只七里之遙耳。

三、朱子與鄭國翰

陳堯佐倅潮時，稱道潮州，有「海濱鄒魯是潮陽」之句。洎乎南宋，科舉寢盛，軍州學應試，以紹興庚午（1150）科參試人數至盛，可二千人，紹定時增至六千人。朱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登進士，名列第五甲第九十人。是年同科進士潮籍者四人：

林大受^{揭陽人} 名列第四甲，在朱子之前；

鄭國翰^{揭陽人} 陳式^{揭陽人} 石仲集^{潮陽人}。（吳穎《潮志·科名部》）

上列諸人與朱子同榜，故朱子與鄭國翰交誼至篤。曾同偕入藍田飛泉嶺，朱子題「落漢鳴泉」四大字。

《順治潮志·流寓》云：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官秘閣修撰，嘗遊揭陽，寓同榜進士鄭國翰家。偕入藍田飛泉嶺書莊。手書「落漢鳴泉」四大字揭諸亭中。後鑄嶺之危壁。今字蹟尚存，而書莊不可問矣。傳聞成化間有樵者誤入，見修竹古木，鳥啼花間，不減武陵，歸語人人引觀之，已失所在。

據此，鄭氏書莊，明時尚存。嘉靖郭春震《潮志》「地理」云：

飛泉嶺界長樂，壁立千仞。宋鄭進士建亭於上以覽勝。朱晦庵書「落漢鳴泉」四字揭諸亭中，有詩云：「梯雲石磴羊腸遠，轉壑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煙春淡泊，數聲雞犬野人家。」

此詩不見於《朱子大全集》。吳穎《潮志》有「飛泉嶺小記」，所誌略同。

四、朱子門下在潮州之官績

朱子門下在潮州任要職者，有廖德明、陳圭、吳大圭等人。

廖德明

廖德明，《宋史·儒林》有傳（參卷437），但記其知潯州事，謂其在南粵時，「立仰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未及潮州政績，今據潮志及石刻，為之補述。

德明字槎溪，福建南劍州人，於慶元四年出任潮州通判，自號延平老人。潮州西湖山有其「慶元庚申（六年）葬女碑碣」，已毀。德明在潮，刻周敦頤《拙賦》。《永樂大典》潮字號《三陽志》公署云：「拙窩，在文惠堂（祀陳堯佐）下，舊名『遙碧』，廖公德明更今名。朱文公書扁，並濂溪《拙賦》刻諸岩石間，左右多前賢摩崖。」翁方綱《粵東金石略》云：「金山在潮州府城北面，廖槎溪通判潮州，刻周子《拙賦》於山崖，並以朱子所書「拙窩」名亭，今皆不見矣。」

按周敦頤《拙賦》今不存，惟朱熹所書「拙窩」二字無恙。（見圖一）至所謂「前賢摩崖」，尚剩嘉定十年趙善漣清卿兩絕句，錄其辭如下：

題拙窩

生無奈拙謀何、更向金山住拙
窩。自謂從今可藏拙，不知添得拙
還多。 右一
巧拙分明是兩岐，巧中有拙少人
知，如今用處從渠巧，用到窮時巧
必危。 右二
嘉定丁丑重陽
日蒙巷趙清卿。（圖二）

《潮汕金石文徵》謂此碑已全埋於土中，故據《海陽縣志·金石》補錄其文。此碑現尚倖存完好，已由金山中學妥為修繕，恢復舊觀。（圖三）清卿名善漣，官郡丞。另有西湖山詩石刻。拙窩當日前賢摩崖，僅剩此片石耳。

朱子歿於慶元六年（1200）三月，其致仕被貶為偽學在五年。為廖德明書「拙窩」二字，正值黨禁之時，故以「拙」自守，與濂溪賦之「天下拙，刑政撤」，陳義相應。說者因謂廖德明敢鐫朱子此題額於石，為其在潮州之弟子視黨禁如無物之例證。

慶元五年，晉陵沈杞刺潮，翌歲創設潮州八賢堂，祀趙德以下林巽、許申、盧侗、劉允、吳復古、張夔、王大寶八人，教授王宗烈撰記謂「一方英氣，萃在八人」。廖德明亦作《八賢贊後序》以彰之。文載《三陽志》。

陳圭

陳圭，福建莆田人，字表夫，為紹興八年進士，尚書右僕射俊卿之孫（《宋史》卷383有傳）。外祖即梁克家。父宓，字師後，號復齋，少登朱子之門，長從黃榦遊。安溪知縣。著有《讀通鑑綱目》，伯父定、守，皆從學朱子。宓書朱子《仁說》。淳祐乙巳，陳圭以復齋之嫡嗣為潮州守，捐金市朱子所著書，實諸韓山書院。復刊其父所書《仁說》於二壁。增塑周濂溪、廖德明兩像。兩先生之從祀，實出陳圭之力。潮州朱學之發揚，圭尤居其功。陳宓父子事蹟詳《宋元學案》卷69。

呂大圭

呂大圭號朴卿，福建泉州人，淳祐七年進士，寶祐元年至二年，任潮州州學教授。在潮重建文廟兩廡，修大成殿。大圭師事陳淳門人楊昭復，得朱子嫡傳。其著述在潮州刻板者，有《孟子說》、《春秋集傳或問》、《易集傳》、《孝經本傳》、《三陽講義》五種，見《三陽志》「學校」及書籍各條。

淳祐九年己酉，潮州知州周梅叟創建元公書院於郡庠之右，祀周濂溪，以二程、張及朱子從祀。梅叟為敦頤之裔孫，提倡道學。其《元公祠堂記》，聞即出呂大圭之手，文已佚。詳《三陽志》載至元三十一年姚然撰《重建元公書院記》。

大圭後知漳州，蒲壽庚降元，命大圭署降表，變服逃入海，為壽庚所殺。

五、朱子在潮州之門人

朱子在潮州之門人以潮陽鄭南升、揭陽郭叔雲為著名。《語類》有訓南升四則，語類癸丑有南升所聞百餘條，時值紹熙年間。《晦庵文集》卷45《答廖子晦書》云：「韓文考異，袁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刻板恐其間頗有偽氣，引惹生事，然當一面錄付之。但開板事，須更斟酌耳。」文振即鄭南升，是當日在潮州刻板，仍因偽學而存有戒心，然《韓文考異》終在潮州鏤板。《三陽志》記朱子書在潮刻板者有大字《韓文公集並考異》一千二百板。郭叔雲，字子從，揭陽漁湖都塘口村人。嘉靖間郭春震纂《潮志》有傳云：「叔雲初見晦翁，問為學格物之要，朱子教以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下工夫，自然有得。嘗質疑《禮經》二十餘條，俱載《晦庵集》。」郭子章《潮中雜記》「藝文志上」著錄其「禮經疑問、宗社宗義二篇，晦翁、蒙谷二先生宗法二卷三種」。

叔雲與漳州龍溪陳淳往還甚密，淳為撰《宗會樓記》稱「吾友郭子從於頽俗廢禮之中，卓為尊祖收族之舉。扁其樓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其意義甚嚴明正大。文作於嘉定庚辰。又為撰《燕食堂記》，稱其「扁曰『燕食』，取《禮經》所謂族食族燕之義，以為祭後與宗人餽之地。將見

人歌塘口郭氏家法，卓然為三陽禮義之宗。子從又曾編《宗禮》、《宗義》二篇，附以《立宗文約》、公狀、家約、家譜於後，及晦庵、蒙谷（林夔孫、亦朱子門人，福州古田人，見《宋元學案》卷 69）二先生宗法各二篇，並藏諸堂中。」兩文載《北溪大全集》卷 9。陳淳之《北溪字義》，宋時潮州梓行於郡齋。流傳甚廣。（余髫齡時，家中仍以此書課教子弟。）郭子從居於塘口，與京崗同屬漁湖都。朱子作《隱相堂序》，書孫家子弟事，自言曾「詳問里人郭子從」。子從即叔雲字。

結 論

朱子晚年因偽學問題，恐問人引惹生事，觀上引其《答廖子晦書》可以見之。然潮州地區閩籍官吏多為朱子門下及再傳人士，於道學提倡甚力。於偽學之禁，毫無戒懼之心，朱學嫡傳，不絕如縷。元《三陽志》記郡齋刊刻書籍大半與朱子及周濂溪有關。除上述大字，中字韓集及考異之外，又有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中庸輯略》一百八十板，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北溪字義》一百三十板。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總共七百五十板，以上板留郡學。

《濂溪大成集》四百板，呂氏大圭《孟子說》三百二十板，呂氏大圭《春秋集傳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

自理宗以後，朱子之地位益隆，蒞潮宰官，率以道學及朱學設教，《拙賦》及「拙窩」朱子題字，在潮之受人尊重，其自來遠矣。

潮州自韓愈刺潮倡置鄉校，據徐師仁《創學記》「學舍舊在西湖，陰陽皆以為不利。宋元祐中王滌欲遷而未果」。南宋王大寶《遷學記》述潮學自慶曆以後遷徙事甚詳。元兵入潮，學宮悉付一炬，惟書閣巋然無恙。寧軒王使元恭為總管，重新樞星門，其上即為萬卷樓。故宋元之間潮學稱盛，與朱子關係至深，開拓明代理學之新局。陳書《新探索》於朱子曾否到揭陽之問題，仍未敢作論斷，茲略述其原委，用補其不及云。

附 錄

隱相堂序

〔宋〕朱熹撰

丞相叔子梁老先生之故人，大司法、大司理、大州牧、孝廉四孫先生昆季書齋序。

予嘗遊麻田舊勝，訪吳子野夫子講學問道之場。眺望乎南溪之畔，有厥里居，樹木陰翳，車馬繁盛。詢之父老，繫淮氏之族也？父老曰：京崗孫氏居焉。乃父宰揭令名進士諱乙者，由高郵而來，占籍於茲，生四子，俱工舉子業。考厥由來，其令善下士，賚贈答，凡游學之英，咸敬禮焉。乃叔子梁先生當茂才時，由晉水而揭嶺，不遠千里而來，遂握手而訂莫逆交。始以詩書相契，繼以氣誼相投，異姓同體，如家人父子之親。結廬數椽，在水中央，六七年間讀書明理，飲酒賦詩於其上。令之長嗣諱大榮者，仕江陰縣司法；二之子諱大美者，仕隆興軍司理；三之子諱大有者，守領瓊州；四之子諱大經者，舉孝廉。厥後梁先生亦回籍而選鄉貢，再舉都魁，擢紹興庚辰狀元矣。其法曹、司理、州牧、孝廉之舉，沐梁老先生教澤，能取魁第。故任判簿、入國學、官運僉、選評事而拔貢元，濟濟一堂，雅稱多士之慶。噫嘻！好學下賢之報，豈淺鮮歟？予曰：唯唯。但興賢之地，木茂水秀，未易多邁，豈令湮沒不彰，使人與地俱無傳焉！因榜其額，曰：隱相堂。事之顛末，既經父老之言。梁老先生，當余在講官時，曾見囑於臨安矣。厥後詳問里人郭子從，亦備述不爽。是為序。

宋淳熙十一年，賜進士第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朱熹序於甲辰歲花月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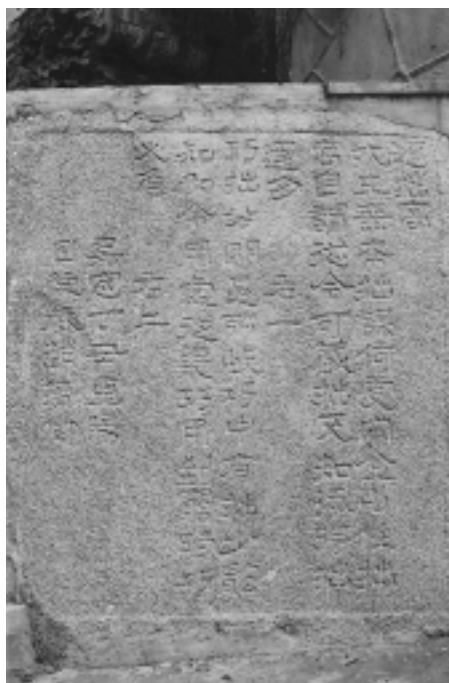
——《孫氏簡譜》

《京崗志》、《揭陽文物志附錄》均取錄此文，又見孫淑彥編《潮汕孫氏志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

此文初見1985年孫淑彥撰《朱熹在揭陽的一篇軼文》，刊於《廣東史志》；又見《羊城晚報》1985年8月19日。



圖一、朱子所書「拙窩」二字



圖二、趙清卿題拙窩詩



圖三、拙窩石刻今貌

Zhuzi and Chaozhou

Zongyi R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ckground to a previously unknown work by Zhu Xi 朱熹 which in 1985 was discovered in Jinggang 京崗 of Jieyang 揭陽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In one discussion Mr. Chen Rongjie 陳榮捷 states that a certain Sun of Jinggang in Jieyang County discovered a work by Zhu Xi, the “Enxiang tang xu 恩相堂序.” He also mentions his acquaintances Liang Ke 梁克 and others and estimates the date of the work, concluding that Zhu Xi has been to Jieyang. (*Zhuzi xin tansuo* 《朱子新探索》, Taipei: The Student Book Co., 1988, p. 673) Although Chen Rongjie is unable to deeply explore the personages of Chaozhou 潮州 and Fujian 福建 in his work, I, being from Chaozhou, am more familiar with many anecdotes from Chaozhou, enabling me to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Because Chaozhou lies in the vicinity of Jieyang, and most of the Chaozhou official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re students or followers of Zhuzi, Chaozhou was deeply affected by Zhuzi’s thought, with many of Zhuzi’s works being printed in that area. Thus, this article will reveal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ozhou, Jieyang, and Zhuzi studies.

Keywords: Zhu Xi, Chaozhou, “Yinxiang tang xu 隱相堂序”

*Zongyi Rao is a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